

武侠精品系列

紫

衣

箫

玉

16

公孙梦作品集

247:4  
14:2

中



梦著

紫衣玉箫  
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--

-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飞龙四式 ..... | (253) |
| 第十二回 | 长白山主 ..... | (275) |
| 第十三回 | 暗施毒计 ..... | (302) |
| 第十四回 | 玉色陷阱 ..... | (332) |
| 第十五回 | 误会再生 ..... | (358) |
| 第十六回 | 千年红果 ..... | (379) |
| 第十七回 | 痴情少女 ..... | (405) |
| 第十八回 | 疯癫师徒 ..... | (426) |
| 第十九回 | 玉面郎君 ..... | (447) |
| 第二十回 | 恩怨难辨 ..... | (465) |

## 第十一回 飞龙四式

萧晓兰向它招呼一声，它却歪着头像是很神气的样子。

水小华一见，想起它救自己性命之事，对萧晓兰道：“兰姐姐，刚才就是它把我救了，它叫什么来着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它叫灵玉，要是没有它，我们这辈子别想离开此地了。”

水小华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你先吃饭吧，等会我领你出去看看就晓得了。”

水小华几天都没有好好吃一餐饭，于是，不再客气，一个人大嚼起来。

这一顿饭水小华吃得特别香甜，也许是饿了的关系，菜饭都被他吃了个精光。

最后，他站了起来，抹抹嘴儿道：“姐姐不但人漂亮，菜烧得更美，这一餐吃完，可以饱三天。”

萧晓兰含笑道：“谁要你来奉承；只要你喜欢吃，姐姐替你烧一辈子。”

她说完之后，才发觉有语病，要改口已来不及了，只好

红着脸，弯着腰，假装收拾饭具。

水小华心地纯正，根本没有想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反而认真地：“这可是姐姐自己说的，你将来可不能耍赖。”

萧晓兰不理他，道：“走吧！我领你到外面去看看。”

二人相继走出了石洞。

萧晓兰道：“你要不要乘大白鹤？”

水小华道：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何必劳动它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你真好心，怪不得师父对你大为赞赏，不过，载人飞行，对灵玉来说，根本算不了一回事，再说谷底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们乘着灵鹤绕谷转一圈，先看看谷的形势好了。”

水小华惊诧道：“怎么，它可以载动两个人呀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别说两个，三个它也可以载，来，我们上去吧！”

说罢，首先跳到鹤背上。

水小华也跟着跳了上去。

大白鹤双翅一展，腾空而起。

水小华第一次乘骑，觉得非常新奇。

大白鹤升到半空，即开始贴着山壁向前飞行。

水小华和萧晓兰同时坐在鹤背上，抬头遥望，峰顶白雾缭绕，少说也有几千丈高，再看看谷底，也是一团雾气，看不清下面是什么样子。

真是妙透了。

水小华不由赞叹一声，道：“大自然真是奇奥，当年这座

深谷不知是怎么形成的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谷的四周山壁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如刀削一般，要不是有这只大白鹤，武功再高也进不来。”

水小华道：“难道没有个出口吗？那么当年师伯是怎么进来的呢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师父不但精通玄机，而且熟悉各种阵图，当年大悲禅师在地狱谷凿了个地道，做为后人进来之用，但地道是一座八卦阵，阵内还加了一道暗门，进来之人，不但要机智过人，而且要博学多才，就算持有秘图，一般平庸之辈也摸不进来的。”

水小华道：“现在地道还在吗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师父不是说过吗，他已经把地道改成了死道，现在已经不通啦！”

大白鹤在空中徐徐飞行。

水小华看看身边的兰姐姐，春风吹动着她长长的秀发，桃花般的脸上，挂着轻微的笑容，粉腮上隐约地显出两个滴圆的酒窝，美丽极了。

萧晓兰也不时的用秋波余光，瞟向水小华，见他昂然而立，星目闪闪，像是会说话一般，芳心中，对这位秀拔不群、英俊潇洒的师弟，已暗暗的生了倾慕之意。

不知是风大，抑是大白鹤飞行不稳，她轻晃了几下，借势身体却向水小华那边靠了过去。水小华以为她真的是有些坐不稳，忙抱着她的纤腰，温存地道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我们还是下去吧！”

萧晓兰依着水小华，梦呓般地说道：“不，我不累，只是有点胆怯，怕掉下去。”

阵阵幽香，钻进水小华鼻孔里，这是少女身上特有的气息，一种自然的反应，使拘谨的水小华心湖里也荡起了圈圈的涟漪，他不由自主地把萧晓兰抱得更紧些。

对水小华而言，这不是纯男女之情，而是爱的升华，里面有纯洁的友爱，也有赤子之情，在他那自幼干枯的心田上，正渴望着这种温柔和爱的雨露。

他不自禁的低下头，吻着她的秀发，喃喃地说道：“要不是有很多大事待办，我真不想走了，情愿和姐姐这样厮守一辈子。”

水小华的轻吻，仿佛一股电流，透过萧晓兰的发丝，流遍她的全身，她不由自主的浑身战栗起来。

她比水小华长几岁，男女之间的情爱，她比水小华敏感得多，虽然这次的爱情来的很突然，但没有丝毫陌生之感。

她依在水小华怀中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安全之感，她有着很多话要说，可是就是懒得开口。

水小华感觉到她的娇躯有点儿在颤抖，又无限关切地道：“姐姐，你冷吗？你的身体在打抖呢！”

萧晓兰的声音像呻吟着道：“不……我只是有点儿累了，让我这样休息一会就会好的。”

大白鹤继续在空中飞翔，在它背上的人儿如仙童玉女，陶醉在这片刻的温存中，两颗纯洁的心已融化在一起了……。

※

※

※

蓦然——

空中飘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呼唤。

水小华和萧晓兰如大梦初醒般，连忙分开身子，各自抬头挺胸。

萧晓兰拢拢散乱的发丝，低头含羞地道：“雪娘在叫我们了。”

大白鹤听到声音之后，即开始缓缓地斜着向下降落，不久，便落在石屋前面的一块空地上。

水小华和萧晓兰跃下了鹤背，见白发持拐的雪娘站在面前，不时地用好奇的眼光瞪着他们。

二人的脸上不禁泛起了一阵臊热。

萧晓兰急步赶到老妇人面前，撒娇地道：“雪娘，不来了，你看什么嘛，是不是师父叫我们了？”

老妇人堆起笑容，脸上纵横的皱纹更深了，慈祥地道：“你看你这孩子，老身长着两只眼睛不就是用来看的吗？”

说罢，用手抚摸着萧晓兰的长发，眼睛注视着面前的水小华。

把个水小华看得蛮不好意思的。

萧晓兰向水小华招招手，道：“华弟弟，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抚养我长大的雪娘，快过来见见。”

水小华闻言，急忙抢前几步，躬身一礼，恭敬地道：“晚



辈水小华，参见老前辈。”

雪娘忙说道：“老身不敢当此大礼，以后，你还是随着晓兰叫我雪娘好了，你师伯叫你，进去看看吧！”

水小华闻言，大步向石屋走去。

走不多远，只听萧晓兰在后面娇声说：“我不来啦，雪娘，你真坏。”

水小华不知道雪娘说了些什么话，使兰姐姐如此情急，但他猜得出是关于他和兰姐姐之间的事情，不禁又脸红了起来。

他走进石屋，见师伯神算子仍盘坐在当地，神色泰然自若，根本不像受重伤的样子。

他急忙抢前两步，欲行大礼。

神算子脸上泛起一个慈祥的笑容，道：“罢了，师伯想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说罢，自身边摸起一件东西，递给水小华。

水小华躬身接过一看，是一件褐色的衣服，柔软如丝，还闪耀着丝丝光芒。

神算子道：“此物是大悲禅师所遗留，一共两件，另一件在你师姐身上穿着，别看它是一件衣服，但却是世间无价之宝，功能避各种暗器及各种毒掌，乃系蝮蛇皮制造的，你穿在身上，免得以后在江湖上受人暗算。”

水小华即忙叩头谢过，然后，站起来说道：“师伯如再没有什么训示，弟子准备马上动身了。”

神算子望了水小华一眼，黯然地道：“你这次走后，师伯

不一定能再见到你回来，我有一事想要求你，不知你是否愿意答应。”

水小华一听，师伯忽然用这种语气说话，慌得急忙跪在地上，叩头道：“师伯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就是，弟子虽万死不辞，何言求字。”

神算子道：“你先起来，我慢慢告诉你，如果我做得了主，还会这样说话吗？”

说罢，叹息了一声，接着又道：“师伯孤苦一生，死后没什么好牵挂的，只有晓兰这个孩子使我放心不下，你能好好的对待她吗？”

水小华一听，不禁暗自好笑，暗忖：我当是什么大事，原来是这件事，师伯竟如此的认真。

他心里虽然如此想，表面上仍然很恭敬地道：“万一师伯不幸仙逝，弟子决不使师姐受一点委屈。”

神算子道：“在你还没有学习秘籍之前，你师姐的武功比你高得多，也许要她保护你，我是说，你要和她白头偕老，爱她之心，永生不移，你愿意吗？”

此时，神算子神情变得非常严肃，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直逼视着水小华，像是要看透他内心的意思。

水小华此时才明白，师伯是在替他做媒，想到美丽温柔的兰姐姐能和他厮守终生，不由内心大喜，而且作媒的就是自己的师伯，这还有什么话说。

不过，他仍然躬身答道：“师伯对弟子如此厚爱，弟子铭感五内，不过，弟子不敢做主，要先禀明恩师。”

神算子道：“这一层，不用你操心，我想你师父不至于不给我这点老面子，我要你回答我的话。”

水小华道：“只要恩师答应，弟子对师姐愿以死相爱。”

神算子无限感伤地道：“我看得出你不是见异思迁的人，但兰儿自幼被我和雪娘宠坏了，生性极为执拗，且命中多变故，稍若不慎，说不定就会造成终生遗憾。”

水小华对这些语重心长之言，并没有用心去想，以为师伯爱徒之心太切，故意提醒自己的。

因此，他顺口说道：“师伯请放心，弟子不是忘恩负义之辈，何况师伯的伤势，并没有完全绝望，弟子在半年之内，一定设法把宝丹找到。”

神算子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话到唇边，忽然又咽了回去，把双眼一闭，徐徐地道：“你到外面去吧，走时不必再相见我，雪娘会替你安排好一切。”

水小华以为师伯会把兰姐姐叫来，问问她的意思，现在突然赶自己走，闭目养起神来了，猜不透是为了什么，但又不敢再问，只好叩个头退了出去。

雪娘和萧晓兰已经不在外面，水小华想，她们一定到石洞去了，便一个沿着石径向石洞走去。

石洞里静悄悄的，水小华进去一看，里面没有人，他走到圆形石门前，探头向里一望，只见萧晓兰一个人低着头坐在一张石凳上。

屋中虽不像一般女人闺房，但整理得却非常的整齐。

此时，水小华已不再拘泥，踏步走进房中，对萧晓兰道：

“姐姐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吗？雪娘呢？”

萧晓兰把头垂的更低了，两颊泛红，现出不胜娇羞的样子。

水小华怔了怔，暗忖：我俩之事，一定是雪娘告诉了她，否则，她怎会一个人闷坐在这里，见了我连头都不敢抬呢？

水小华不是轻浮的人，见萧晓兰低头不语，竟不敢走过去，愣在当地，半天才又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知道了吗？”

说也奇怪，不知为什么，此时萧晓兰的秀目中竟滴下两颗晶莹的泪珠，落在面前的膝头上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。

水小华见状大吃一惊，忖道：刚才她还高高兴兴的，怎么突然难过起来了，该不会是雪娘把师伯的话传给她之后，她不愿意，所以一个人在这里伤心。

此念一起，水小华越想越对，他乃心地敦厚之人，急忙躬身说道：“师姐不必为难，此乃终身大事，你既然不愿意，小弟马上去对师伯说明。”

说完，转身向外走去。

萧晓兰突然急声喝道：“回来！”

水小华闻声又转了回来，见萧晓兰已站了起来，忙又躬身道：“师姐有何吩咐？”

萧晓兰见他对自己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连看自己一眼都不敢，觉得很滑稽，不由“噗嗤”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原来萧晓兰的心意和水小华想的完全是两回事，她听了雪娘把师父的意思告诉她之后，芳心大喜，可是，她总是女孩子，当水小华进来时，那份天生的娇羞，突然涌上心

头,连她自己也不明白,怎么会掉下两滴泪水。

及至水小华把意思弄错,要禀明师伯解除婚约,怎不使萧晓兰芳心大急,这才急忙把他喊回。

水小华听到了笑声,微微一抬头,偷偷瞥了萧晓兰一眼,见她两颊泪痕未干,嘴角却堆起甜蜜笑容,正朝自己注视。

这一来,更把这位水小侠弄糊涂了,呆呆的站着,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玉人,竟不知如何开口。

萧晓兰娇嗔地道:“你要到哪儿去?”

水小华道:“小弟见师姐不悦,想去见师伯,叫他老人家把刚才的话收回。”

水小华听她的语气,再观察一下她的神色,这才恍然大悟,知道萧晓兰并不是难过,而是害羞。

水小华不但嫩,而且还呆透了。

他心里一高兴,拘泥之态尽失,猛然挺直身子激动地道:“姐姐,你是答应了?”

萧晓兰虽是江湖儿女,但这种婚姻大事,要面对面的从自己口里说出,实在难以启齿,又不忍让水小华发急,只好微微地点点头。

虽然她这个动作几乎看不出来,但水小华正全神贯注在她的身上,看的非常明白,心里顿时像放下块大石头,身上一轻松,不由嬉皮笑脸地道:“姐姐,你吓了我一大跳,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!”

说罢,不禁走向前去,抓起她柔软的玉手。

萧晓兰一见这位师弟就爱在心头，此时姻缘已定，也不再过份的拘谨，就势把娇躯依在水小华的怀里。

此时，暮见由外面闪进一条人影，二人急忙把身子分开，只见雪娘手持拐杖已站在屋中，用慈祥 and 喜悦的目光望着他们。

萧晓兰羞红着脸，娇声道：“你真是老糊涂了，进来怎也不先打个招呼。”

只见雪娘慈爱地道：“怎么，孩子，你现在倒害羞了，刚才我说人家水公子不答应婚事，你急得……”

萧晓兰羞急地道：“雪娘，你真是，别瞎说嘛！”

雪娘高兴地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就算我瞎说。”

说罢，又转身对水小华道：“水公子，老身一切都替你准备好了，老主人吩咐下来，叫你骑着白鹤灵玉去天池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怎么，你这就要走了吗？”

水小华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半年时光，转瞬即届，小弟能有白鹤乘骑，也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寻访灵丹，替师伯治病。”

雪娘道：“对，老主人再三吩咐，在半年之内，不管能否找到灵丹，叫你一定要赶回地狱谷来。”

水小华躬身道：“晚辈一定遵命。”

雪娘道：“我说过，你别对我这么客气，如不嫌弃我这个老婆子，就跟着兰儿叫我雪娘好了，现在，你把老主人给你的宝衣穿到里面，收拾一下，好动身了。”

雪娘把萧晓兰拉到外面，让水小华把宝衣穿上，等水小华出来时，她又把一封信递给水小华，道：“这封信是老主人

给你师父的，仔细把它放好。”

水小华把信放入怀中，对晓兰道：“你在此地好好的侍奉师伯，半年之内小弟一定赶回来。”

萧晓兰点点头，未开口，泪水已经滴落下来，哽咽道：“我也不留你啦，师父、师叔的病体要紧，你就快动身吧！”

水小华本想向前安慰几句，碍于雪娘在侧，只好应道：“姐姐说的极是，小弟这就动身。”

说罢，踏步向洞外走去。

大白鹤灵玉已栖在外面，雪娘赶上来，把驯服之法，告诉了水小华。

水小华遥对着神算子柳衣清住的石屋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个头，正待跃上鹤背，萧晓兰突然叫道：“华弟，等一等。”

水小华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什么事？”

萧晓兰悲伤地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”

水小华见她如此郑重其事，大惑不解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，姐姐但请吩咐就是。”

雪娘乃是过来人，知道两人有私话要说，忙对二人道：“老身有事，你们两人谈谈吧，不要耽误时间太久。”

说罢，已闪身疾驰而去。

水小华闻言忙躬身相送。

此时，萧晓兰已走到他跟前，道：“你这次到江湖上去，请你留心一下我父亲的下落。”

水小华握起她的玉手，道：“他老人家的大名叫什么？相貌如何？”

萧晓兰道：“那时候我年纪小，相貌记不清楚了，名字叫萧子羽，听师父说，他老人家的身体很魁梧高大，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。”

没有物征，这真是难找喔，世上魁梧高大的人，没有百万也有数十万呢！

水小华道：“小弟一定尽力，姐姐放心就是。”

萧晓兰把身体依在水小华的臂弯里，流泪道：“不管如何，半年后，你一定要回来，免得我……”

下面已泣不成声了。

水小华道：“姐姐不必牵挂，届时我一定赶回来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师父说，江湖多险恶，你要好好当心自己，万一……”

她本来想说：“万一你有个好歹，姐姐也活不下去了。”

但一想这话太绝，说出来怕水小华犯忌，因此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水小华道：“小弟自坠谷之后，对江湖之事，突然明白了不少，以后，绝不会再吃冤枉亏了。”

二人依偎在一起，正在缠绵之际，突闻雪娘苍老的声音，自桃树林中飘过来，道：“晓兰，快带水公子到石屋来，你师父还有话要吩咐他。”

水小华闻言，松脱萧晓兰的娇躯，不安地道：“师伯刚才还吩咐我，在走时不必再见他，现在突然召唤我，不知有什么重大事情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你何必多问，进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？”



水小华道：“师伯苦修了近三十年，不想被我无意中一叫，使他老人家功败垂成，走火入魔，我每见他老人家一面，就心如刀绞，而且，师伯的言谈和神色之间，好像有着无穷的隐秘和忧伤，使人见了会不由自主的心惊肉跳，仿佛大祸即将来临的样子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他老人家就是那个样子，十五年来，我没见他脸上有笑容过，我的武功大部份都是雪娘代传给我的，他老人家一心在研究大悲禅师的绝学。”

水小华道：“小弟的恩师也是不苟言笑，神态含威的人，但不像师伯那样令人深奥莫测，心生寒栗。”

萧晓兰道：“师父学究天人，武功高不可测，而且能预卜未来祸福，也许人一懂得多了，总有一份深远的忧虑，使我们一般人觉得他高不可及，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爱如己出，如果你能和他多处一段时间，也许能消除心理的顾忌。”

水小华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其实我也看得出他老人家对我这个师侄爱护备至，可是……”

咦！这个水小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罗罗嗦嗦的？

萧晓兰打断他的话头，道：“好了，别尽在这儿瞎想了，师父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二人穿过了桃树林，并肩走进石屋，双双跪在地上，朝社算子叩了个头，水小华恭谨地道：“师伯召唤弟子，不知有何训教？”

社算子神态严肃，微睁双目，朝二人扫了一眼，徐徐地道：“你们都站起来吧，我慢慢告诉你们。”